

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得主朱维坚最新力作

# 深黑

朱维坚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个公安局长的自述



代警界的深度密码

一个打黑警官的热血心声

一场艰苦复杂的黑白对决

一曲振聋发聩的生死乐章

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得主朱维坚最新力作

# 深黑

朱维坚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个公安局长的自述

一部当代警界的深度密码

打黑警官的热血心声

艰苦复杂的黑白对决

一曲振聋发聩的生死乐章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黑：一个公安局长的自述/朱维坚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26 - 8

I. ①深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3727 号

## 深黑——一个公安局长的自述

---

作 者：朱维坚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 苏红雨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：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 × 240

字数：450 千

印张：23.5

印数：001 - 10000

版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26 - 8

定价：32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开头	/ 1
一、目击	/ 4
二、上任	/ 19
三、初战	/ 37
四、截访	/ 54
五、来了	/ 73
六、震慑	/ 91
七、决断	/ 110
八、改革	/ 125
九、宣战	/ 142
十、誓言	/ 161
十一、沉重	/ 179
十二、力量	/ 196
十三、年夜	/ 212
十四、愤怒	/ 230
十五、抓捕	/ 240
十六、寻觅	/ 255
十七、波折	/ 271
十八、进展	/ 291
十九、反击	/ 307
二十、较量	/ 324
二十一、决战	/ 343
尾声	/ 363

## 开 头

奇怪，当我要开始讲述这段沉重经历的时候，眼前居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：阳光，大海，沙滩，欢声，笑语……

怎么会这样？

难道，是因为那段经历有太多的残忍和血泪，我的心灵已经无法承受，潜意识开始回避，所以，在开始讲述时，才首先映出这个好像同那段经历无关的画面……

我一时想不清楚，不过，这个画面是如此固执地浮现在我眼前，让我无法挥去，那就顺其自然，从这里开始吧。

这是一幅画，一幅巨型的、一点点在我眼前展开的画面——

首先是海水，一望无际的海水，从我的眼前一直伸展到天边。一些没见过大海的人往往会被书上的字眼欺骗，什么“蔚蓝的”“碧绿的”，不对。最起码，我亲眼看到的大海不是这个颜色，它是墨绿色或者说是黑蓝色的，光线暗一点时，还会成为灰色和黑色。画面渐渐拉近，我看到了海岸，看到了冲向岸边的海浪，它先是在很远的地方积蓄，渐渐隆起，形成巨大的、看上去很是吓人的涛峰，然后发出沉闷的吼声向岸边扑来。可是由于过早发力，还未到岸就腾身跃起，于是，扑到岸上的时候，能量已经消逝，只能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把白色的浪花摔到沙滩上退去，同时也把一些裹挟而来的沙砾、贝壳、海螺及说不上名字的海洋生物留在沙滩上。

于是，我又看到了海滩。海滩很宽，约五六十米，当然是由沙子组成。总体上说，它是黄色的，但并不完全如此，离海水最远的部分因长期裸露在日光下，被晒得几乎成了白色，但是，随着它逐渐向海水延伸，颜色渐渐变了，变成了浅黄色、棕黄色，当到达与海水相交处时，则变成了深黄色。目光向两边看去，漫长的沙滩如巨人的臂膀向两边延伸，伸向遥远的、看不见的地方，把一湾海水拥抱在怀中。听儿子说，它的实际长度近三十公里，是中国北部最长、质量最好的沙滩海岸线，素有“万米金沙滩”之称。沙滩上，一朵朵遮阳伞撑起，就如美丽的花朵在绽放，与之相映的，是海水中五颜六色的游泳圈及女孩子的游泳衣，它们把海滩和海水装点得格外绚丽。在这样的图景中，不时传出女孩子受到浪花袭击发出的惊喜而夸张的尖叫声……

画面变成了特写，在画面的一角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中年……不对，一个老年……也不对，一个说老还不算老，说年轻也不年轻的男人，他相貌普通，眼神呆滞，穿着游泳裤衩，裸露着上身坐在沙滩上，冷眼看去就如一座雕像。

画面发出响声，是手机的铃声，雕像听到铃声活动起来，他打开身边装外衣的塑料袋，把手机拿出来放到耳边，听了手机中的几句话后，他呆滞的表情一下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平静的眼神，他思考了一会儿，猛然站起，拾掇起衣物，穿着游泳裤衩，背对海水向沙滩上方走去……

随着男子移动的身影，我们看到了沙滩外的绿地，那是精剪后的草坪及树丛，绿地后，是一平如砥、满载人们畅想而奔向远方的海滨大道。走过海滨大道，映入视野的是一幢幢身姿各异的高楼，每幢大楼的顶部都有“亲海”、“临海”、“观海”等字样。走过高层区之后，画面上呈现出几片样式、色调各异的住宅小区，它们有的是三五十户一幢的住宅楼，有的是一幢幢式样别致的别墅。男子就在这样的画面中走来，走进了一个住宅小区，走进一幢住宅楼，走进一个门栋，一个单元，走进了我的家……

定格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一天亦梦亦幻，恍如隔世。

读者一定已经猜出，那个男人就是我。是的，他是我，是两年前的我。当时，我已经退休……不，已经退居二线，已经离开我熟悉的工作和生活，住在那个海边小区中，提前享受起退休生活。

来到海滨的最初一段日子，我感到由衷的幸福。我是苦出身，几乎是刚刚学会走路，就要去山上打柴、捋猪食菜，后来，为了上学，每天要走好远的山路，放学路上，还要打上一捆柴草背回家中。后来长大了，高考恢复，已经回乡参加生产的我，狠下心来复习了两个月功课，终于考上了大学，从农村拔出腿来。毕业后恰好赶上公安队伍扩充，当上了警察，而且当的是刑警，一当就是三十年。这三十年里，我风里来雨里去，没过一天安生日子。那时何曾想到，有一天会在这种美好的环境中，过上这种悠闲、优越的日子。对，别的不说就说睡觉吧，这对别人是很普通很自然的事，可对我却完全不同。我的睡眠经常是在熬了几天几夜把案子拿下来后，往床上轰然一倒酣然入梦，如果没人打扰，不知要睡到何时才会醒来。而更多的是，电话铃（后来是手机）声突然急促地叫起，把我从酣梦中唤醒，一边抑制着狂跳的心脏，一边匆匆穿衣起床，奔向一个现场，而且还常常是血腥的现场。哪像现在，倒下后再也没有任何担忧思虑，一觉睡去，往往要听到次日早晨小区的喇叭播出的音乐声才会自然醒来，而且还要赖在床上一会儿再起床。洗漱过后，又和老伴一起来到海边，沿着沙滩漫步。吃过早餐后，看看电视，上上网，看看书，或者来到湿地公园，把长长的鱼竿抛到水泡中，等着鱼儿上钩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还是来到海边，半卧半坐在沙滩上或者浸泡在海水里，享受着眼前的美景。中午太热，吃过午

饭是一个长长的午觉，等到太阳裁西、紫外线照射得不那么强烈了，再次来到海边，坐到海水里，任海潮冲涌。傍晚，又是在海边徜徉满足之后，才回到家中，躺到床上沉沉睡去，直到次日天明。

对这一切，老伴很是知足，她常常自语地说着：“这是生活给咱们的回报，你累了大半辈子，该歇歇了。”我也觉得她说得对，常常呼应她说：“是啊，今后，再也不用为什么疑难案件伤脑筋了，我要尽情地享受生活了。”

对这种生活，只能用一个词汇来形容：“美好”，实在是太美好了。美好得甚至让我感觉不真实，坐在海滨沙滩或者走进自家小区时，我常常跟老伴私下互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这不是梦吧？”对，当时，唯一搅乱我幸福生活的似乎只有梦境了。非常奇怪，尽管已经在海滨居住了半年多，可是，出现在我梦境中的，却依然是永远的白山黑水，是凛冽的严冬和酷热的夏日，依然是为破案而伤神。有一天午睡，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，梦中，我为寻找一起疑难案件的线索苦苦寻觅，累得头都痛起来，直到愕然醒来。

就是从那天起，我的心情忽然发生了变化，幸福的感觉消逝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空虚。最先发现我这种变化的当然是老伴，她追问我怎么了，我就向她提出一个问题：难道，我们就这样下去，一直到老？难道，我们就这样等待死亡来临，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天？

老伴听了我的话很反感，同时也很恐慌，甚至怀疑我的精神出了问题，刨根问底地追问个不休，我只能含糊遮掩过去。可是，我可以欺骗她，却不能欺骗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清晰地感觉到，一个大大的问号又摆在我的面前：难道，你就想在这里、像这样终老此生，一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？

我的心在回答：不！

可是，不这样又能怎样？

我无法解答，我陷入彷徨之中，陷入沉默之中，陷入忧郁之中，直到那一天，我在沙滩上接到了那个电话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家庭内部斗争之后，我的身影从海滨消失了，来到我要讲的故事之中，来到两千多华里外的华安风雨中……

## 一、目 击

### 1

我终于来到华安。可是，当我的双脚踏上华安街头时，忽然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这是真的吗？这就是华安吗……我四下环顾：是真的，应该是真的。瞧，这里没有海滨的美丽和幽静，只有满眼的纷乱和满耳的喧嚣，正在拓宽还没有完工的街道，街道旁建设着的一幢幢楼房，一辆接一辆鸣着喇叭的过往车辆，熙熙攘攘的行人，还有这特有的北方气候：刚刚八月末，在海滨还是盛夏，就在前天，我还赤裸着臂膀、穿一条游泳短裤坐在沙滩上。而在这里，初秋的气息已经明显，即使穿着长袖衬衣，还是感到了一丝凉意，路旁的树叶虽然还绿着，但是都现出一丝疲态垂首沉思，准备着迎接飘零时节的到来……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，多么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觉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感受着它的声音和气息，我好像见到了一个久别的亲人，朋友，又像找到了不知何时丢失的自我和灵魂……

我的心一下明白了，这是命中注定。我注定要跟眼前这个县城、也包括它统辖的乡村结下一段特殊的缘分，我注定要在这里度过生命中一段重要光阴……

不，我中断思路，又提醒自己：严忠信，你说过，你只是来看看的，一切都在未定中，你先不要这么想……

可是，我为什么心绪烦乱，为什么身心微微颤抖，眼前这个普通的街景，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巨大的、不可遏止的诱惑乃至逼迫的力量，甚至，让我产生一种难以自拔的恐惧……

“严忠信，想什么呢？傻了？”

旁边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把我从冥想中拉回现实。其实，她一直就在我的身旁，紧紧挽着我的手臂，可是，一时之间我却忘记了她的存在。

“看着有点亲近，是吧？我也是，咱们毕竟是这边人，乍一回来看着是亲切，可是，几天就够了，现在天气还好，你想想数九寒天时候啥滋味？我提醒你，咱们只是来看看的，就住几天，你别胡思乱想，听到没有？”

这就是我的老伴魏兰，这就是她对华安的态度。此时，一切还在未知之间，我

不想跟她争论，只能敷衍着说听到了，我们只是来看看，就是来看看……

可是，我的语气并不坚定，因为我知道我心底的渴望，而我无法阻止这种渴望，我已经听到了命运的呼唤，这种呼唤是不可拒绝的。

听，呼唤已经响起，传来——

“打，打死他……”

这就是呼唤？

是的。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了。

先是看到有人在奔跑，好多人在奔跑，向前面跑去，我和魏兰下意识地跟在人们后边，一边向前走，一边翘首望着，听着，很快发现前面有好多车辆被阻住了道路而停下来，听到了汽车喇叭的此起彼伏，接着，殴打声和吵嚷叫骂声清晰地传进了耳鼓：

“不许打人，我是警察……”

“打的就是警察，打死你个臭警察，打……”

什么……

一瞬间，所有不真实的感觉全部消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摆脱的魏兰，双脚完全是下意识的、不由自主地奔过去，并且迅速挤进人圈，看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。

有人在打警察，三个男青年在打一个年轻的交警。交警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，大盖帽滚落在路上，可是，三个青年依然没有罢手的意思，依然在大打出手。而年轻交警被打得在地上一边翻滚，一边遮拦，口中还无奈地叫着他是警察，可回应他的还是拳脚和那两句话：

“警察有啥了不起，打的就是警察！”

“对，打的就是警察，打，打死他……”

“打得好，打……”

最后一句是围观者中发出的，而且不是一个人，好多人在叫好、起哄。

我不知我是怎么冲上去的，不知怎么抬起了右脚，一脚踹到一个青年的屁股上，把他踹得踉踉跄跄差点来个狗吃屎，接着抓住又一个青年的手腕，口中发出一个似乎不是我的声音：

“住手！”

我的突然现身和怒吼发挥了作用，三个凶手一下愣住了，把头扭向我。于是我看到了三张凶恶的面孔，看清了面前的男子，这是个三十来岁、梳着板寸、身坯粗壮的家伙，一副凶顽的眼神疑惑地盯着我。

我再次发出一声怒吼：

“谁敢再动手？我是警察！”

奇怪，三个凶手听了我的声明，反倒回过神来。被我抓住手腕的家伙还松了口气，开始掰我的手指，嘴上还说着：“咋的，一脚没踩住又冒出一个来，这么大岁

数还充啥人物啊，远点儿远点儿，别进你身上血！”

另两个家伙也凑上前来：“是啊，警察有啥了不起，要不是看你岁数大，连你一起收拾！”

他们是什么人？怎么这么狂妄，这么肆无忌惮？我扭头看向四周，四周都是围观的人群，现在他们不吵嚷了，而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和三个家伙，好多人还露出了笑容。一时间，我气得胸口都要爆裂开来，完全是下意识地怒吼起来。

“都给我老实点儿，我是公安局长！”

现场一下静下来，三个凶手愣住了，围观者们愣住了，连街道上的车喇叭也静下来。

我自己也愣住了。因为我没想到，我会突然间冒出这句话，所以出口后把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可是，已经收不回来，只能继续下去了。

“都跟我去公安局，我看谁敢多刺！”

多顺溜，当地常用的口语从我嘴里自然而然地溜出来。

我看到，三个凶徒在我的怒吼声中现出一丝惊惶，一个凶徒看着被我扭住的为首歹徒，叫出他的名字：

“大平，这……”

大平看着我：“这……他是假冒的，咱们华安哪有他这个公安局长，别理他！”

两个凶徒听到大平的话，恢复了几分勇气，重新逼近我，一个瘦瘦的小子瞪着我：“老哥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敢冒充公安局长？赶快把手放开！”

凝固的现场一下又骚动起来，显然，我再声明什么警察和公安局长，已经镇不住他们了，我又气愤又无奈，正在不知如何才好，身后响起一个声音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是女人的声音，但不是老伴儿，可是声音又非常熟悉，非常亲切，是她……

没回头我就知道是谁。

这就是命运。

我回过头，看到了她，一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庞，一个曾经帮助过我、并注定在今后还要给我以重要帮助的面庞，一张严厉而且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、但对我来说永远美丽的面庞。

我差点脱口叫出：燕子……还好，话已经到了嘴边，又让我咽了回去。

她显然也认出了我，我看到，红霞突然飞上了她的脸颊，但是，她马上镇静下来：“严局长，怎么回事？！”

我保持住严肃，用命令的口气大喊道：“邢燕，这三个人打交警，你立刻通知110。”

邢燕：“是！”

邢燕说着拿出手机。可是，她刚要拨号，警笛声已经传来，大概早有人报了警。

片刻，警车驶到人圈外，一个男子的声音传进来：“请让一让，让一让……”随之，三个警察走进来，为首者是个三十五六岁年纪的男子，面孔端正，穿着便衣，看到我愣了一下，然后“啪”地敬个举手礼：“严局长，我是华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周波，请指示！”

现场再次静下来，三个凶徒也傻了。

对，是周波，刑警大队长，都是刑侦口的，从过去的关系上说，他还是我的下属。我看着他，保持着威严说：“周大队长，这三个人打我们交警，马上把他们带走！”

周波这才转向三个凶徒：“是你们三个呀，大平，二皮脸，三榔头，行啊，今天打交警，明天就得打刑警了，后天大概就得打到我头上了吧，走，都跟我去公安局！”

三个凶徒没有动，可能，他们被我的突然出现打蒙了。片刻，为首的大平转向我，露出笑容：“这，您是……严局？”

没等我回答，周波抢过话头：“对，他就是市公安局刑侦副局长严忠信！”

二皮脸：“这……他……他是活……活……”

三榔头：“他是活阎王？！”

听了这个称呼，我心里不知什么滋味。这是我的绰号，是那些被我打击过的歹徒给我起的。这里有两层意思：一是说我破案能力强，作案后难以逃脱我的手心；另一层意思是说我办起案来不讲人情，落到我手里就等于进了阎王殿。对个绰号，我总体上是不喜欢的，因为它听起来褒贬难辨，很可能会给人留下狠毒的印象，可我自觉并不狠毒，甚至还很有同情心，我只是做人做事有点认真罢了，怎么就成了“活阎王”？说起来，我更喜欢“神探”之类的称号，那听起来多响亮，多顺耳！可是这由不得我，现在看，人们的心目中，我还是“阎王”的名声更响亮一些，不过也好，它现在发挥作用了。

大概是知道了我的确切身份，三个歹徒这才露出慌乱而且无奈的表情。我一边看着三个小子被押走，一边喘息着对周波和燕子讲了我目睹的大致情况，让他们马上把被打的交警送医院，对这三个小子严格审查，然后就转身要走。燕子和周波急忙把我拦住，周波说：“哎，严局，你别走啊，你是证人，得让我们做个笔录啊！”我说我有点急事，办完了再去公安局做笔录，还说这儿有这么多围观者，找几个目击证人不难，我就无所谓了。可燕子又拦住我，问我什么时候来华安的，干什么来了，还要请我吃饭。这时魏兰出现在我身旁：“不行，我们还有事呢。你们忙吧。严忠信，咱们走！”说完，拉着我就走，我有些尴尬地回头望着燕子和周波说：“我真有急事，过后我去看你们！”

就这样，我在燕子和周波的目光中，随着魏兰向另一个方向匆匆走去，我能想象到，燕子和周波一定在用惊愕不解的目光看着我的脊背。

我不满意魏兰的态度，她过于粗鲁过于不礼貌了，可是，我又有点儿同意她这

么做。因为，我还不到出场说话的时候，如果真的留下，我不知道燕子会问出什么问题，我如何回答她。

## 2

我们来到华安县委。

县委和县政府是同一个大院，前后两幢楼，两幢很旧的楼。下车后，魏兰就指着说：“现在还有这样的县委、县政府大楼吗？咋能跟新海比？一看就是个穷地方，你还想来这儿遭罪，真是贱坯子！”因为一切还是未知数，我就没理睬她的话，而是带着她进了县委大楼，可传达室说我找的人没在楼里，我按他们的指点，带着魏兰走出大院，来到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也是一幢普通的办公楼，门上挂着四个醒目的大字：信访大厅。

我要找的人就在这里，他是华安县委书记夏汉英。我来这里，就是来见他的，或者说，是他把我召唤到这里来的，我必须尽快见到他。县委传达的人告诉我，今天是书记信访接待日，汉英正在这里接待上访群众。

大厅不大不小，里边摆放着几排靠背椅，坐着三十多个上访群众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，脸上似乎都是同样一副表情：严肃而又沮丧，同时又流露出几分不安和一点点儿的希望。他们的手上都拿着一张纸条。我正要向一个保安打听汉英在哪里，他却塞给我一张和他人手中一样的纸条，指点着墙边的一张椅子，让我坐下等待。

他把我和魏兰当成上访人员了。

我看看手上的纸条，写着阿拉伯数字“38”字样，如果排下去，那得等到前面的三十七人之后，我才能见到汉英，而汉英到晚上下班恐怕也接待不完这些人。看着这些上访者，我真不忍心打乱秩序，可三十八号实在太远了，我实在不能等那么久，我不得不轻声对保安说明我不是上访者，我是夏书记请来的客人。保安听了现出歉意的笑容，就说，夏书记正在里边接待一个上访人员，等这个接待完之后，他就去通报。等待中，我经保安允许，走到里屋的门口，隔着门缝向里边看去。

我就这样看到了他——汉英，夏汉英，一个四十出头、年轻而又沉稳的男子，看到他严肃而执著的面庞，一股温暖、喜悦、亲切、甚至热辣辣的感觉在我的心头生起，耳边也响起那个电话里他的声音：

“师傅，求你了，快来帮我一把吧……”

师傅，这是他对我的称呼，多年来一直这么称呼我，可是我却从来没叫过他徒弟。

说起来，那已经是快二十年的事了。当时，公安部为了提高基层公安队伍的素质，采取了一个特殊的举措，每年选拔一千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基层公安队伍中，并将其作为领导班子的后备人选，汉英就是在那时来到华安县公安局当上警察

的。因为他是学文的，又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所以让他当了局里的秘书。可是，他却不想舞文弄墨，而是一心想当刑警，没事就往刑警队跑。而我当时恰好是华安市公安局的刑警队长，因为我也是大学毕业，也是学文的出身，就天然地对他产生好感，我们之间迅速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友谊。他来到刑警队，总是就侦查破案的事向我问这问那，一旦我破了什么案件，他又会妙笔生花，立刻写成公安简报发出，好多还上了省市的报刊杂志，对提高我的知名度起了很大作用。而且我也很快看出，汉英不是纸上谈兵那种人，头脑聪明，眼光敏锐，看问题很有见解，人也正派，所以，有空时也愿意跟他扯一扯。于是，尽管我比他大上十几岁，我们俩却很快成了好朋友，而且不管我答应不答应，他就叫起我师傅，我也几次找局领导，要把他调到刑警大队，只是因为局里缺笔杆子，秘书科说啥不让人，我一时也没办法。后来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发生了，汉英刑警队没去成，秘书科也没留下，市政法委发现了他的文字才能，一纸调令把他调走了，他自此离开了公安队伍。记得，他当时还很不情愿，他舍不得脱掉警服，舍不得基层公安机关的生活，也舍不得自己的刑警梦。我尽管也有点儿惋惜，但是，为他前途着想，觉得还是调出去对他发展更有利，就劝他服从了。可这一调不打紧，他到政法委不久就当上了副科长、科长，几年后，又离开政法委，被组织部门选派到基层挂职锻炼。这一锻炼就没再回到政法队伍，先是副镇长，接着是镇长、副县长、县委副书记，等他再回到华安时，已经是县委书记了。尽管这些年离得远了，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无论是见面还是电话里，他还是称我为师傅。也就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接到他的电话后，我才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华安。

他并不知道我就在门外，而是在全神贯注地接待一个上访者，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。汉英耐心地说着：“你说得很有道理，可是，这件事已经时过境迁，现在想一下子彻底解决是不现实的，我也没这个能力。当然，政府对你们这些人的生活困难不会不管，县政府已经跟民政部门研究过，考虑将你们所有人全部纳入低保范畴，请你理解。”可是，这个上访者显然是个难缠的角色，他听完后却不买账，反而咄咄逼人地追问着汉英。

“夏书记，听你这意思，干过坏事的人，时间长了，就谁也管不了他了？我们吃亏的人时间长也就算了，就得吃下去了。你把我们列入低保，我们感谢你的好心，可是，我们原来好好的日子凭什么成了低保户？是他们抢了我们，把我们整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，他们凭什么不负责，反而要政府替他们负责？夏书记，我们可是听说你是清官才来找你的，现在你给我个准话，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？解决不了不要紧，我们马上上省，上北京。”

汉英一副为难的表情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我的耳边又响起他电话里的声音：“师傅，求你了，快来帮我一把吧！”

看着汉英眉头皱起的大疙瘩，一股怜悯之情升上心头，我觉得，应该帮帮他了，别的帮不上，最起码，可以把他从眼前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拖出来。

于是，我咳嗽了一声，推开了门。

汉英和上访人同时转过脸，上访人是疑惑不解的目光，而汉英在一愣后，脸上立刻生出衷心的笑容，起身走向我。

“师傅……”

我的手被他紧紧地握住。

“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，怎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……啊，师娘也来了，太好了，快走……”

汉英拉着我的手欲往外走，又想起什么，转向上访人。

“房启和，你先回去吧。你的问题，我会认真对待的，也会努力解决的。对，我要解决不了，你就找他！”

汉英说最后一句话时，手指指向我。

叫房启和的上访人愣愣地看着我：“他……他是谁？”

汉英：“我师傅！”

汉英拉着我走出接待室，在上访人员疑惑和担心的目光中走出信访大厅。我低声说：“汉英，你还是先接待群众吧，他们都等着你呢！”汉英说：“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我必须先和你谈谈。”

汉英拉着我走出来，向旁边停放着的一辆轿车走去，边走边对魏兰说：“师娘，您等一会儿啊，我跟师傅单独唠几句行吗？”魏兰说：“唠几句行，可有句话我说到当面，你不能拉你师傅上贼船。”汉英尴尬地笑了，说：“师娘，你咋这么说呀，难道我是贼吗？我只是让我师傅帮帮我罢了，师娘你得支持我呀！”魏兰还想说什么，我拦住了她，让她耐心等待一会儿，我跟汉英一会儿就完。魏兰恨恨地说：“我就知道，只要到华安就够呛。严忠信，你答应过我，来华安只是看看的，你要是留下，我可不给你陪绑！”

话太难听了，可我没心理她，和汉英一起上了轿车，并肩坐在后排座位上，汉英马上就开口了。

“师傅，既然来了，一定下决心了吧？！”

我说：“不不，没听你师娘的话吗？我只是来看一看，你可千万别……”

汉英：“不。师傅，你骗不了我，你能来华安，一定已经下了决心，就这么定了，我马上给曹书记打电话！”

汉英不等我表态，就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，放到耳边。

我没有阻拦，此时，我早把来之前跟魏兰说的话忘到九霄云外。对，来之前，我把汉英的话告诉她以后，她持坚决反对态度，可是我的心一直蠢蠢欲动，最后只好绕了个弯子，说汉英张一回嘴，我这当师傅的不能一点儿面子不给，哪怕去华安看看，跟他唠唠也行呢。魏兰这才答应，而且坚决要求跟我一起来，她是生怕她不在我身边，我答应了汉英。可是，从踏上华安土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别说她，

就是我自己也做不了我的主了。这是命运，是我不可阻挡、无法回避的命运。

汉英的电话打通了，他当着我的面，跟电话那头的江新市委书记说着有关我的话。

汉英：“曹书记，是我……对……有，我师傅来了……当然答应了……那现在可看您了，您可是答应我的，我请您马上召开常委会研究行吗……好，我等着。再见！”

汉英放下电话，转过脸看着我。

“曹书记说，他争取今天就开会，搞好了，今天晚上就能定下来，你就等着上任吧！”

可是，这……

此时，说什么都晚了，我的话出口时改变了意思。

“汉英，市委会同意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我早跟曹书记说好了，他说，只要我能把华安的稳定工作做好，公安局长的人选就听我的。何况，你原来是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屈尊来县公安局任职是委屈你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已经五十五了，退二线了……”

“不，你周岁才五十四。曹书记说了，一切从工作出发，只要有利于华安的稳定，可以破例。师傅，你就放心吧，曹书记要是不信任我，也不会派我来华安。再说了，公安局长可不是没人当，这些日子，好多人都在活动，有的甚至省里都有人说话，都让曹书记顶住了。这不就表明他的态度了吗？”

汉英本来是安慰我，可是，他的话却把我的心悬了起来：“是吗？都有谁盯着这个位置呢？是华安的，还是市里的？是公安机关内部的，还是外部的？”

汉英说：“哪儿的都有，不过，最具竞争力的还是华安公安局的人，你能猜出几分吧？！”

我脑袋转了一下，眼前浮现出一个人影：“梁文斌？”

梁文斌是华安县公安局的政委，也是副处级，跟我比，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年龄，而且由政委转为局长，也是顺理成章。如果省里有得力的人帮着说话，还真挺有竞争力。

可是汉英却说：“梁文斌算是一个，可是，还有比他更具竞争力的。”

我一下糊涂了，除了他，华安县公安局内部还有谁？

汉英说：“屠龙飞！”

我忍不住叫出声来：“屠龙飞？他……”

汉英：“怎么，惊讶吧，就是他，别看他只是个副局长，可要论起竞争力来，远远超过梁文斌。目前，唯一能威胁到你的，只有他。”

我担忧起来：“那，我……”

汉英：“没事的，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跟曹书记说定了，华安公安局长的

人选必须听我的，否则，我就不当这个县委书记了。”

我松了口气，但愿他说的是真的。不然，我大老远地跑来，等着上任，最后落了空，那我的老脸可真没处搁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又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有人知道你推荐我来华安当公安局长吗？我是说，市委曹书记以外的人。”

汉英：“应该没有。我跟曹书记提过，在研究之前，不扩散这个消息，他跟我一样，也不想让人知道添乱。”

“这么说，华安应该没有人知道了。”

汉英：“应该没有。”

我又松了口气。

汉英：“师傅，我看这样吧，我还得继续接待上访，你和师娘先去招待所休息，我马上给办公室打电话，让他们给你安排住处，晚上咱们再谈。”

汉英说着，拿出手机欲拨电话，我急忙阻拦。

我：“不不，你什么也不要安排，我到街上转转，体会一下华安的风土人情，晚上再联系吧！”

离开汉英，我拉着魏兰的手向街道上走去。尽管她不停地追问汉英都说了什么，我到底答应没答应，我还是含糊其词说没定，我这个“没定”指的是市委还没研究确定，可故意让她理解成是我还没有决定，我是想让风波尽量晚一点儿发生，万一市委研究时否决了，也就不必跟她赌气了。她跟我来华安，为的就是阻拦我当这个公安局长，可是，如果江新市委决定了，那她的一切努力就都落空了。

我好像有些激动，不，是很激动，离开汉英好一会儿了，我还感觉到心脏的跳动，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已经把这把年纪了，把名利已经看得很淡，而且我是从市公安局副局长降下来当县级的公安局长，居然还为这种事激动，真有点儿不可思议。但是，这种激动却使我意识到，尽管自己一直没承认，可事实上，我对这个职务还是挺当回事的，也就是说，我想当这个公安局长。真的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当副局长，每当办案受到干扰和压力时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或者想过：“我要是局长就好了。”对，有一回，因为主抓的一起案件受到来自上边的干扰，最终使罪犯逃脱了惩罚，我气得喝醉了酒，并借着酒劲给汉英打了电话，发了好一通牢骚，当时还说了一些假如自己当上公安局长，将会如何如何之类的话。汉英当时就安慰我说：“师傅，您别生气了，等哪天你徒弟上去了，一定让您当公安局长。”想不到，他居然要在今天兑现诺言。

在海边跟汉英通话时，我也说起年龄问题，说我已经老了，不比当年了。可汉英却说，师傅，三国的黄忠、赵云比你老不老？照样冲锋陷阵，力斩敌将，何况，你这个年纪根本不老，正是干事的时候。又说他不完全赞同现在使用干部上的一刀切政策，说当官干事不在年龄，英雄多大年纪都是英雄，狗熊再年轻也是狗熊。美

国总统里根七十多才当选，可照样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总统之一。还说，师傅你是个难得的英雄，你一定能在公安局长的岗位上大显身手，干出一番事业来。汉英完全切中了我的脉搏，话句句说到我心里，说得我血脉贲张，这才做出离开海滨来到华安的决定。

手机突然响起来，因为我过于专注地思考，不由吓了一跳。我以为是汉英打来的，急忙拿出来，看也没看地放到耳边，刚要叫汉英，手机传出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声音：“您好，是严局长吧，我是周波！”

“啊……周波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严局长，您忘了吗？请您赶快来做个笔录啊！”

我一下想起，我是这起案件的证人，我本该跟他一起回局，却因为急着见汉英而离开了。

可是，我却没有答应周波的要求，因为，我目前的身份有点尴尬，或许，有人已经知道我即将当上局长这件事，甚至，他们还会以为我老不要脸，在背后活动呢。如果我去了被谁碰到，问起这事，可最后我又没当上这局长，该有多难堪？不，我不能去，要去，也得等事情定下来。所以，我就对周波说我还有事，暂时去不了公安局，现场有那么多人围观，不差我一个人。然后，没等他再说什么，就撂下了手机，还把它关了。

魏兰在旁边说：“咋样，自找麻烦吧？我拽都拽不住，疯了似的，把我一甩就上去了，咋没让人家把你打扒下！”

听着她的气话，我笑了：“他们没那个胆儿，我一报是公安局长，当时就吓傻了！”

魏兰：“咋的，你还真想当局长？你刚才是不是答应汉英了？”

我急忙地：“谁说的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没定，还没定！”

我害怕她再提这个话题，赶忙转移话题，说汉英现在忙，晚上请我们吃饭，既然现在没事，我就陪她逛逛街吧，看看华安同当年比有什么变化。她默许后，我们就慢慢转起来。说真的，我最不愿跟她逛街了，她所说的逛街就是逛商店，看这个，看那个，特别累人，特别无聊，所以每次她让我陪着我都头痛，可现在不行，为了讨她的好，为了可能会到来的风波不那么激烈，我以最大的耐心陪着她，直到被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打断。

当时，已经是黄昏时分，我俩都有点儿饿了，也没跟汉英联系，就在一家小饭店简单吃了点儿。吃过后从饭店里走出来时，忽然看到三个人从不远的另一家饭店走出来，嘻嘻哈哈地向路旁的一辆轿车走去。尽管离得远一点儿，我还是一下认出了是谁。

是他们，是那三个打交警之后被我当场抓住，被周波、燕子他们带公安局去的三个小子。

怎么可能？难道我真的老了，眼睛花成这个样子，认不清人了？还没等我让魏